

品鉴坊

新书馆

将唐代女性时尚嵌入时尚大历史中

——评《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

编者按

《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是美籍学者陈步云的一部专论唐代时尚的著作。本书超越传统研究框架，有机地将时尚、丝绸、女性这三个唐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勾连起来，着力揭示了唐代时尚的独特内涵、形成的特定原因与脉络。书中贯穿的性别视角，使传统认识中的唐代女性时尚，回归到了两性共同缔造的时尚大历史中。这部研究广泛的著作，不但为唐史研究、也为性别史研究，带来了若干新视角与新内容。

改为《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英文书名强调的是从帝国的大视野，来观照唐代的丝绸与时尚；而中文版的主题“唐风拂槛”，取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歌《清平调·其一》，它指的是杨贵妃的美貌，其意在以女性审美视角为出发点。

关于李白《清平调·其一》的创作，有一个不得不说的背景，对此，唐人李潜的《松窗杂录》有如下记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攀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由此也知，《清平调》三首是李白承旨所作，是用来逢迎玄宗、咏颂玄宗爱妃的。李白的诗句之意是，在晶莹的露水中，美丽的牡丹花显得更加娇艳，这暗喻的是玄宗的恩泽使贵妃的容颜倍见精神，使杨贵妃真正达到了像牡丹花那样的国色天香。

因着李白诗的这些含义，在转换的书名下，书的主题就从帝国的视野转为以杨贵妃为代表的女性视角。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笔者以为，这样的书名转换窄化了本书的视野。

性别视角下的“大”时尚史

乍看之下，此书对女性服饰的讨论并不特别突出，但从一头一尾，细心的读者还是能揣摩到，在陈步云的唐代时尚中，女性是占有特殊位置的：本书以电视剧《武则天传奇》中的低胸装为开篇引子，接着又讨论了太平公主的女扮男装逸事；而本书的结语，落脚在了韦庄的《秦妇吟》，而这也昭示的是唐代时尚的落幕。

虽然女性时尚在陈步云心目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但陈步云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将展现唐代时尚最突出的群体或符号——女性，嵌入了唐朝政治、文化、技术的大历史中予以解读，而这展现的恰是真正的性别视野。

妇女/性别史的研究路径，大体在添加史—她史—社会性别史的三阶段。妇女史是被遮蔽的历史，故挖掘女性历史轨迹的“她史”，其实是妇女/性别史研究的起点，但仅止于“她史”，并不是妇女/性别史追求的目标，书写出两性的大历史，才是学人们念兹在兹的宗旨。琼·斯科特提出社会性别理论，初衷是在探讨女性的性别建构、追索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但社会建构者的男性，更是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起点，只有将两性纳入社会环境中，方能展现社会性别机制的运作与呈现。

陈步云对性别理论的这些深意了然于胸，所以她才能从唐代宫廷文化、国家财政、男性审美等层面，来解析以女性为主的唐朝时尚。对于两性关照下的性别视角与唐代时尚，陈步云也给出了如下结论：“由于男性在文字、绘画等各方面都占主导地位，唐代女性的形象、诉求与她们作为女性的魅力都取决于男性的声音。”“着装与饰品对于女性的生活一直很重要，事实上，外表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对男性和女性同样重要。”在陈步云的眼中，虽然女性是时尚的主角，时尚也同时影响了两性，但谁是时尚的建构者、运作者，谁是时尚的体现者、执行者，陈步云通过性别视角，

借助这本视野广阔的著作，给出了一个颇具功底的答案。

唐代丝绸对物质文化史的贡献

陈步云对唐代丝绸与纺织技术的谙熟令笔者吃惊，因为在2009年我与陈步云初识时，她对丝绸的知识还掌握不多，由此也见她的用功之勤。对此，陈步云的老师高彦颐可能也有同样的体会，彦颐老师在2019年时曾跟我说，在进行物质文化史研究时，她与学生多有教学相长的情况，而每当遇到与丝绸有关的问题时，她请教的就是学生陈步云。

丝绸其实是一个需要专门技术知识与综合知识背景的研究方向，据《新唐书·百官志》，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丝织品做如下排列：“锦、罗、纱、縠、绫、轴、纁、绢、布。”也知道罗、绫、轴，是五品以上官员及其女性家人的服装面料：“三品以上，大科纁绫及罗”；“五品以上，小科纁绫及罗”；“妇人宴服，准令各依夫色”。但仅止于此，只能说明唐代时装的秩序与等级，而尚缺时尚的内涵。对此，陈步云概括出了丝绸“设计即创意”“设计即制造”的结论，这就将丝绸与时尚紧密联结在了一起，同时也道出了丝绸的设计与制造，本身就是时尚的流行所致，这一独到的关联令人印象深刻，从而使唐代的时尚，进入了物质文化的层面。

陈步云对唐代丝绸和时尚的解读，主要是循着丝绸之路的中西交流脉络、禁奢令的提出与实施进行解读的，中西方的文化互动，当然是唐代时尚演进的重要动因，但唐代统治者的“世界主义”施政理念，也同样需要予以放大观察。唐太宗时，奉行的是“夷夏一家”的族群认同理念，唐太宗就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在“世界主义”的治国理念与施政方针下，身为天可汗的太宗，他的帝国理想既包含中国人也包含游牧民族，由此，胡服也就成了天可汗治下的域内之物，胡女着男装，进而影响汉妇，女服受域外影响而领口低开，也随之成了“夷夏一家”思想的具现。关于唐代时尚的政令影响，禁奢令是一个重要面相，而统治者奉行的“世界主义”，则是另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重要面相，它是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政策之本。（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阅读提示

退休后，我和朋友创办过教育公益机构，然后一边在北大开课，一边插空旅行，本不搭界的生死学和旅行，居然就让我混搭成了一本书——《旅行中的生死课》。旅行是陆晓娅的生命进阶与精神成长之旅。别样的旅行别样的书写。这样的书写，不同于学者的观点陈述，也不同于记者的客观记录。这是身体力行的生命体验，是倾心投入的行为艺术。

■ 陆晓娅

如果你经常出国旅行的话，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出国旅行的中国人中，女性远远多于男性。

“银发走读生”，并不能总是“说走就走”

就拿我们小小的“不易三女子旅行团”来说吧，我们仨的另一半都不愿意出国旅行，好在他们倒也不拦我们出去。

刚开始在国外自由行的时候，我们还总想找几个男士来“壮胆”。后来发现，有男人没男人一样走南闯北，甚至有时候，“胆大”的是女人，而非男人。

在以色列自由行时，我们两个女性从拿撒勒出发，倒了三趟公交到达戈兰高地下的镇，然后从后山的小路爬了上去，跟着联合国维和人员，一起在高地上“视察”了以叙两国的边境，至于沿途那些“dangerous”（危险）的标志，我们一笑而过。

在伊斯坦布尔，我们三个女人毫不犹豫地爬上了城墙，去感受千年基督教大城被攻破时的历史风云，而同行的男士却意兴阑珊地在城墙下抽烟。

在伊朗某个古城黑漆漆的小巷子里，几个四川“大妈”兴高采烈地说，即便不会英语，她们也敢自由行，还随身携带小电饭锅自己做饭！

是女性在灵魂上更加自由，还是女性更容易保持生命的热情？抑或女性敏锐的感受力，让她们在旅行中得到更丰富的体验？我没有答案，唯一能确认的是，在中国人有机会走出国门后，世界各地到处都能看到兴致勃勃的中国女性。

我有幸是其中之一，虽然动身时已年满六十，但想到自己这把千岁数，竟然能拥有出国旅行所需要的资源，就很感恩命运和那些让中国发生巨变的人。

不过，我说的“旅行资源”，可不仅是钱、时间和体力，还有学习能力、行动力、好奇心和探索的热情。前面那些能让我上路，后面几条让我在路上疲惫却不疲倦。

开始旅行的时候，我并无写作的欲望和计划，只是兴高采烈地去看美景、吃美食，领略不同的文化和文明。2014年到肯尼亚和伊朗，回来也仅仅制作了些PPT；2015年和朋友去法国，回来创作了《小老法国自由行技术贴》，还略带炫耀地说：“本贴仅供我的同龄人，即已经成为或想要成为花甲背包客的朋友参阅。年轻朋友若选择跟团去法国，我会小小地鄙视你哦，因为法国这个地方，对于你们来说，自由行的挑战难度太低了！”

2016年和朋友高一虹去了捷克。去之前我就想要去特莱津，我是从林达的书《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中知道这个地方的，在那座集中营里，我深深感受到，曾经那些被困的犹太艺术家、学者、老师们，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去，却知道自己给予孩子的绝不是写作、歌唱、绘画的技巧，而是活下去的希望。

到了特莱津，我就觉得应该把这段旅程写下来。后来《北京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我的文章，这让我意识到，如果我的旅行与别人有所不同，或许也是可以写一写的。虽然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在写游记、晒旅行照；虽然我知道自己文字中所涉内容，有无法过审的可能，因此也没有生出结集出版的功利心，但我还是在想写的时候就写了。只是想写的时候，往往发现自己的认识很浅薄，于是又去读书，读很多很多的书，发现自己原来是个“银发走读生”。就这样，在新冠疫情袭来之前，走、读、写，循环往复，彼此丰厚。

旅行给了我很大的乐趣，但其实我并不能总是“说走就走”，因为我还有一个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妈。陪伴这个已经认不出女儿的老妈，是个辛苦的事情，也是个悲伤的过程。何以解忧？唯有写作！在电脑上敲敲打打，让乱七八糟的情绪在“哒哒”声中流淌，让黑色的方块字像一只只小虫在白色的word文档上跳出，我观察着我的委屈，我体会着我的挫败，我记录着妈妈的不可理喻，也记录下我的落荒而逃。当方块字排列成行，一页页整齐地出现在电脑上时，我心情的秩序也得到了整顿，不再散乱如麻。

我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妈妈，看待那个吓人的阿尔茨海默病，我敲下的文字不再是抱怨，而渐渐变得温暖起来，甚至有了戏谑和幽默。13年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几十篇陪伴笔记，在妈妈过世后，这些陪伴笔记合集《给妈妈当妈妈》出版了。

生死学和旅行，居然让我混搭成了一本书

然后就有人问我：下面你写什么啊？没想到有人到了这一步，竟有人期待着我的新书！要知道，虽然我在前半生写了一些东西，可大都是为了完成报道任务，或者是其他媒体约稿。现在步入了老年，写不写、写什么，全看我自己。当然可以不写，可是一看见电脑屏幕，我就想让它长出点什么，也许是职业病，也许是我种的花老是活不了，所以只能种文字了。

我可确实没想好写什么，犹豫着说：“也许写写旅行中探访过的那些墓地？”2012年到2017年，我曾在北大开设“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进入生死学与生死教育领域探索，所以我在旅行时，也会去一些人类的黑暗与伤痛之地，并号称自己是“暗黑旅行爱好者”。

但朋友说：“你应该写一本《旅行中的生死课》！”哈，太好了！《旅行中的生死课》听上去可比“带你到世界各地去看坟”高大上多了，写作的空间也大多了。

于是乎，我继续创作，在不能旅行的日子里，敲出了一本《旅行中的生死课》。这本书充分证明了我的确活成了个“斜杠老年”。退休后，我和朋友创办过教育公益机构，然后一边在北大开课，一边插空旅行，本不搭界的生死学和旅行，居然就让我混搭成了一本书。

我从不把自己当作学者，也没有在生死学领域做学术建树的野心，所以我的写作随性自由。我想，只要有读者被其中某个点触动了，就算有价值吧。

陆陆续续我收到了朋友和读者的反馈。一个读者说，旅行是陆晓娅的生命进阶与精神成长之旅。她带着好奇心推开一扇扇门，走进一个又一个课堂，遇见一个又一个老师，经历一次又一次思想洗礼，收获的是关于生死的通透纯净且义无反顾的真知……

还有朋友说，感觉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带着一只巨大的箱子，出发的时候装满了你的迷思和好奇，回来的时候装满了你的见证和思考。别样的旅行别样的书写。这样的书写，不同于学者的观点陈述，也不同于记者的客观记录。你把自己的思考付诸实践，在行动中检验、升华自己思考再加以文字的呈现。这是你身体力行的生命体验，是倾心投入的行为艺术。

可不，活着和死去，都可以变成行为艺术。当生命投入某项自己认同的事业、某种创造性的活动、某段深沉温暖的关系时，当死亡来临能够酷酷地面对时，生命不就成就了“行为艺术”吗？

即将迎来70岁的我，庆幸还有能力去阅读、旅行、写作和做志愿服务，它们让我的“行为艺术”不乏驱动力，不愁素材。而这些“行为艺术”，也在不断创生、重构着这个叫作“陆晓娅”的人，让她活得有意思，也活得更有意义。



《旅行中的生死课》：别样的旅行 别样的书写



■ 李志生

《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是美籍学者陈步云的一部专论唐代时尚的著作。当笔者首次读到步云的英文版大作时，着实感到了些许意外，意外的是陈步云作为一位外国年轻学者，居然驾驭了如此大的题目，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析与结论。

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正如笔者的短评所说：“一直以来，时尚、丝绸、女性是唐史研究中的几大重要课题，本书超越传统研究框架，有机地将三者勾连起来。本书的讨论从解构西方的时尚观开始，在物质文化史的视角下，着力揭示了唐代时尚的独特内涵、形成的特定原因与脉络。书中贯穿的性别视角，使传统认识中的唐代女性时尚，回归到了两性共同缔造的时尚大历史中。这部研究广泛的著作，不但为唐史研究、也为性别史研究，带来了若干新视角与新内容。”对这一简评，笔者再从几个方面做一申论。

不一致的中英文书名

本书的中、英文书名是不一致的，这一变化凸显出陈步云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取向。

本书的英文书名是《帝国风范：中国唐朝的丝绸与时尚》，中译本的书名

悦读

《向着明亮那方》

苏更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版

人生充满欲望，我们怎样应对这些欲望？事业、生活、爱情，都是我们人生重要的一部分，但每个人对于这部分的理解都会有所差异，最终就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生活本就是一场复杂的过程，欲望又让这种复杂无限扩大。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有着自己的心理准备，要未雨绸缪，要给自己建立起良好的心理基础。苏更生，青年作家，他在网络上连载的小说《向着明亮那方》就是借用一对年轻情侣在北京生活创业发展并面对欲望的侵袭而产生人生变革的故事。当我们在人生十字路口抉择的时候，就会想到书中的结果，就会避免错误的抉择，书中人物的故事让我们警钟长鸣，认真对待自己的欲望。就让我们走进《向着明亮那方》这本书，去了解一个发生在别人人生大波折的故事吧。



《隐私为什么很重要》

[美]尼尔·理查兹 著 朱悦 嵇天枢 译 彭诚信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版



《隐私为什么很重要》

[美]尼尔·理查兹 著 朱悦 嵇天枢 译 彭诚信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版

隐私并没有死亡：它是在加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所拥有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人类信息正遭到收集和汇聚，从互联网阅读和浏览习惯，到智能手机定位数据，从智能手环的活动和睡眠模式数据，到锁定在我们细胞内的独特基因编码……正如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所说，“隐私时代已经结束”。但扎克伯格和其他宣称“隐私已死”的人是错误的。本书中，作者尼尔·理查兹指出，隐私并未死去，也不该死去，许多宣扬“隐私之死”的人其实是在寻求隐私的死亡，以便自己从中获利。本书解释了什么是隐私，提出了一个隐私定义，拆解、反驳了四个有关隐私的错误理解，并说明了为什么隐私如此重要，良好的隐私规则可以促进哪些宝贵而脆弱的基本人类价值，以及在这个很多人认为隐私已经死亡的时代，如何保护我们的隐私。

《喂，这样不健康！》

张周项 著 李筱甜 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版

本书作者中国日报主笔张周项，以轻松幽默的科普方式，探讨了当代青年普遍关心的健康问题，如熬夜、不吃早餐、工伤、颈椎病、高度近视、血糖问题等。每篇科普都有医学顾问把关。让大众在健康之路上避“坑”不踩“雷”。文风轻快，配图有趣。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王浩、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等人推荐该书。



(景杉 整理)



《见字如晤》

张昌华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1月版

张昌华先生是资深出版人，做过三十多年编辑，与众多文艺界名士交谊深厚，并和他们围绕图书出版有过书信往来。见字如晤，抚笺思人！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留存了一些名家的书信，本书即由这些书信精编而来。在内容编排上，全书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由周有光、张允和、萧乾、季羡林、黄苗子、周而复、杨宪益、丁聪、许渊冲、范用、流沙河、邵燕祥等人的书信组成；乙部由宗璞（冯友兰之女）、周海婴（鲁迅之子）、舒乙（老舍之子）等名士的后代所写的书信组成。在书信之外，还有作者所写的相关小文章穿插其间，可以从侧面了解诸位名家的品性、修养。